



政府哪年能给你补贴？银行是你家开的？没钱你大黑天跑来干啥，看我孤老婆子想抢劫吗？

## 枪口

□新疆 / 陆 梦

这件事说起来真难为情，从我开始写小说，就抱定一个信念，不能轻易把人写死，我知道不管是真实的生命还是虚构的，他总归是生命，不能轻易判人家死刑。这次这人一定要死，你别以为是我杀的，和我没关系，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。

牛马年好种田，赵武信这个，特意赶牛年包了一百亩地种棉花。

春天的沙尘暴刮一场，赵武的心就抽一次。抽到第三次时，沙尘暴终于小了，重播了三次的棉田也保住了。看着白花花随风起舞的地膜，赵武整日绷着黑黝黝的脸。听说，十三团两口子抵

押贷款承包了两千亩地种棉花，第三次沙尘暴刮走地膜，两口子喝药死了，临死把两个孩子也捎上了。赵武默默地为那两口子惋惜，如果不是三年一换地方领导，怎么能引来沙尘暴。地方领导都忙着捞钱升迁。地方上没有工厂，没有企业，该卖的土地都卖完了，大树一转眼也绝迹了。没有遮掩的戈壁，大风还不是想野哪儿就野哪儿。

不得不信年头。补了三次棉种，赵武的棉花还是丰收了。打发走拾花工，还掉银行贷款，他捏着手里的五张红票不知所措。赊欠的农资尚有两万五没还。那个姓张的老太婆左一个电话又

一个电话催了不下百遍,都上门来了十八趟,要不是害怕银行贷款还不上,下年不给贷款,赵武早就把钱甩到她脸上——要要要,要人命啊!

姓张的老太婆又打来电话让赵武去一趟,赵武开上小四轮就走了,老婆在后头喊:“五子,你喝多了,不能开车,明天去吧!”

赵武回头嚷道:“你以为开的是宝马,这也能叫车?一天到晚就知道叨叨,少人家钱不还,想赖账啊!”

赶到张老太婆的店时,天已经黑了。赵武害怕小四轮摇把给人顺走,就拎在了手里。

张老太婆一见赵武,老脸就拉了下来开始数落他:“我好心帮你,棉花也卖完了,钱也到手了,该把账结了。拿来,我把你的账划掉。”

赵武陪着笑说:“我没有钱,想跟您商量一下,今年的行情您也知道,棉花收购受到了限制,我们都是拿着身份证到指定的收购点卖棉花,一公斤卖不到6块,给人抬花费就去了2块多,后期抬花费涨到3块多一公斤,才卖4块多一公斤。去掉杂七杂八的费用,没有了。今年棉农都不行,谁种得多,赔得就多。我想请您通融一下,等政府补贴下来,或者贷款下来,我还您行吗?对了,我还可以适当给您点利息。我这人讲信誉,从来不赖账,说给您还就给您还。”

“好啊,你个赵武,等政府补贴,亏你想得出,等到猴年马月?政府哪年能给你补贴?银行是你家开的?没钱你大黑天跑来干啥,看我孤老婆子想抢劫吗?”

赵武哆嗦了一下:“我可没那个意思,你不能冤枉好人,是你打电话让我来的,我开的小四轮,天黑也不怨我,我要是不来,晚上,你不把电话打爆了!”

张老太婆翻着账本,牢骚叭叭像机关枪,射得赵武身心处处滴血,千疮百孔。从小到大他曾受过这气,他猛然想到了十三团自杀的两口子,妈的,不就是个死吗?看着老太婆连连翻着账本,嘴里还在滔滔不绝射着子弹,他上前一步,把老太婆拨拉到一边,刺啦一声,把自己的那张欠条撕下来,三两下撕得粉碎。他把碎片装进口袋,掰掉老太婆抓胳膊的老手,向门外走去。老太婆忽然大喊起来:“快来人啊,抢劫啦!

杀人啦!……”

跑出门的赵武慌忙进屋,紧张地去捂老太婆的嘴。老太婆抓住赵武的胳膊,更大声地喊起来:“快来人啊,杀人啦,抢劫啦,救命啊!……”

赵武举起了小四轮摇把,向老太婆头上敲了一下。老太婆马上闭嘴,连气也没了。赵武的摇把哐当砸在地板上,不知道自己干了坏事,稳稳地躺在那儿。赵武呢,鬼知道他此刻想些什么。

事情不可思议地发生了,信不信由你,其实我也不相信。听完事情发生的经过我很惋惜,身为作家,我想我有义务记录下来,警醒自己不要冲动。

张老太婆翻着账本,牢骚叭叭像机关枪,射得赵武身心处处滴血,千疮百孔。